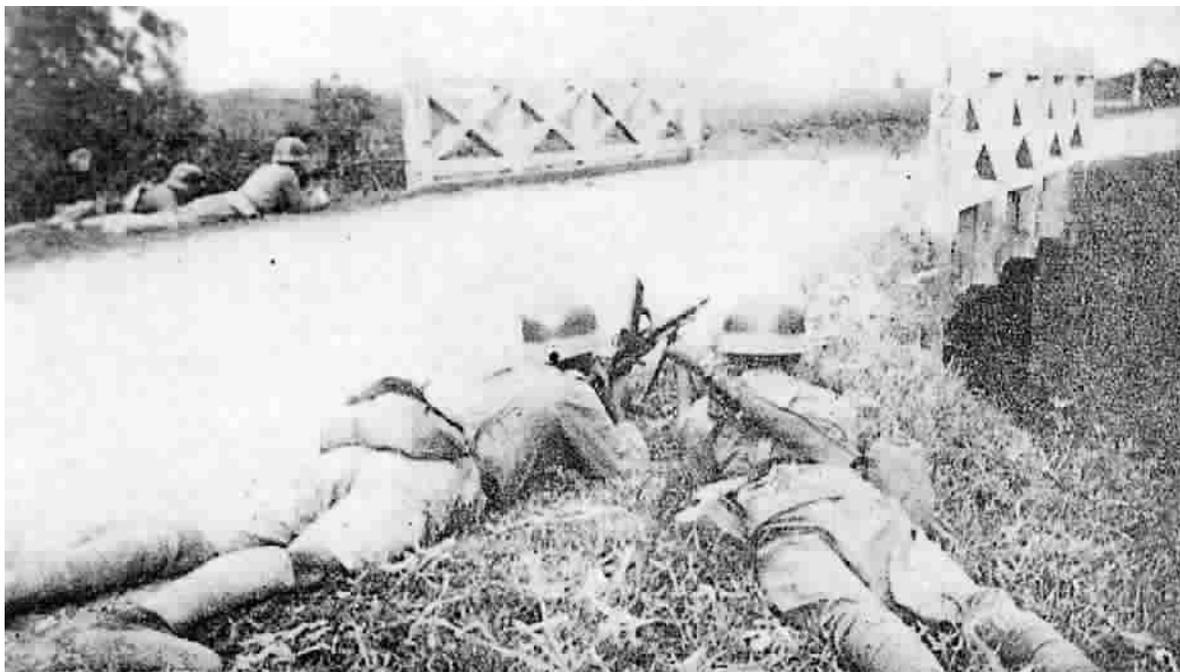


“八一三淞沪会战”特别报道

八一三淞沪会战亲历者口述惨烈场景——

战士牺牲时仍手持步枪站立

我
军
战
士
以
血
肉
之
躯
死
守
桥
头杨
克
林
供
图

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李宗仁
(时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曾来淞沪视察)

● 史说(时任第九集团军作战科长)

我记得最兴奋的是8月11日晚上，蒋介石打电话给张治中说，我们的部队照原定计划开到上海去，今天晚上就开，整个司令部兴奋啊，我们希望打仗，好了，今天到时间了。这时候，中国人无论军队或是老百姓，当时对日本人恨透了，总希望有一天跟他拼一拼。部队到了上海，12日上午到了闸北、虹口、江湾一带，老百姓高兴啊，说：终于有一天中国部队来了，要打日本人了，真是非常热烈地欢迎！

● 冯英子(时任《大公报》战地记者)

我是跟98师的师长夏楚中一起上前线的。夏楚中的部队到上海来，大概在8月17日、18日就投入战斗。当时到上海来的目的，是想集中力量把日本人从岸上赶下去，赶到黄浦江里面去，把他陆上据点消灭掉。所以夏楚中的98师是主要的攻击力量。在他前面有宋希濂的36师、王敬久的87师、孙元良的88师，他们一起来参加战斗，固守在上海。

这个战斗打了足足七八天后，日本人援兵很快就到了，并向上海郊区发展。日本人登陆，我们就派部队把他包围，日本人再把我们包围，由于我们武器差，开头几天没有把日本人逼下去。

我们被包围在里面的士兵全部牺牲掉了。但是，中国的部队还是勇往直前，这种精神我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其他战役如敦刻尔克也都比不上的。我们的八一三这种英勇赴义的精神，别的地方没有看到过。

● 杜重石(时任第20军驻沪办事处主任)

日本军队的火力相当密集。我们在战壕里试了一下，把军帽戴在步枪上面。在战壕拿出去以后没有几分钟，帽子上便全是枪眼，可以验证火力的密集。

● 宋希濂(时任第9集团军36师师长)

8月20日零时，攻击开始。第1营由兆丰路向汇山码头攻击前进，我军官兵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进行逐屋争夺战。由于我军官兵视死如归，凭着英勇无畏的气概，一举冲过了唐山路。胡团长身先士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带领部队继续冲击。他的2名卫士，一个叫胡正林的光荣牺牲，一个叫

喻盛东的身上中了2弹，他自己也5处负轻伤，但仍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连续冲过了东熙华德、百老汇路，直逼汇山码头。残余的日军支持不住，争相逃窜到外滩外白渡桥，向桥南英军投降。我军乘胜追击。但抵达汇山码头的部队，无法摧毁坚固的铁栅门，进攻受阻。胡团长首先爬上铁门，士兵相继跟进。然而，由于遭到侧面日军的猛烈炮击，我军官兵很多人壮烈殉国。我于是下令第216团在完成扫荡汇山码头的任务后，重新撤回引翔乡。仅汇山码头一战，我师伤亡570余人。敌军除一部分向英军投降外，死伤也不下400余人。

● 方靖(时任第98师294旅旅长)

9月上旬，已形成阵地战，每天都有相当大的伤亡。因在战争初期缺乏经验，所构筑的工事太薄弱，不能抵抗15厘米榴弹，因此有许多人员武器被敌炮击埋葬在掩蔽工事内。全师官兵伤亡达4960人，阵亡团长4人，伤团长1人，阵亡连、营、排长约200余人。经过三四次补充，有的刚上去就负伤，送入医院，他还不知道自己所在部队番号。

● 黄德馨(时任南京工兵学校教官兼教导营营长)

大约在9月17日，我到顾家宅阵地去视察。从上海抗战一开始，日寇就欺侮我们的高射机枪少，对我们阵地总是低空扫射和轰炸。这次总攻，我们开始利用战壕向日机周旋。后来，战壕被炸毁了，便利用附近的坟地做掩体，随着日机冲来的方向，围着坟地转。即使如此，我军伤亡极大，到处可见死伤士兵，有的战士英勇牺牲时还站在那里，手举步枪，眼朝空中，像似寻敌机……

● 陈亲民(时任川军第133师399旅797团团长)

10月初，部队到达上海，先后进入蕙藻浜、大场、陈家行一线。许多官兵第一件事就是写遗书。

进入战斗位置后，我们与日军松井兵团激战七天八夜。当时尸积如山，来不及掩埋，只好堆在前面做胸墙，托枪射击。然后我们又到苏州河与日军激战，再退到江家桥继续战斗，两地共战三昼夜，伤亡达十分之八，每个步兵团最后只剩两三个连。在从苏州河到江家桥的激战中，我团6连连长

陈月桥被敌机炸死，其妻当时亦在军中，悲愤至极，举起其夫断腿，代夫指挥，身先士卒，对敌冲锋……

● 罗卓英(时任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

10月5日，第11师62团3营雷汉池营长率军守“徐宅”阵地。敌以战车20余辆冲入我军阵地，并施放毒气。我们誓死不退，与阵地同存亡。

最令人感泣的是，有士兵18人自动将手榴弹捆在身上，伏地以候战车冲来，结果，与敌人战车同时被炸。

● 严映泉(时任第1军78师467团2营营长)

10月中旬，奉命开到北宅接防。我们驻防刚定，工事尚未完成，敌人又向北宅发起猛烈进攻……

白天，敌人打过来，战地血迹未干，夜晚，我们反攻过去，第二天敌人再打过来，遗尸累累，夜晚又为我收复。如此反复争夺，打了九天九夜。敌屡遭顿挫，便将北宅阵地周围工事全部毁掉，几个村庄也被炸为平地。我们的预备队被炸死在交通壕内，惨不忍睹。如6连连长史光祥与全连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我在此役中也被敌炮弹破片击中右眼负伤。我营虽受到巨大损失，但却保住了阵地。

● 何聘儒(时任第43军26师副连长)

10月17日晚，我军开赴大场第一线，接受防务。

当时我军装备极其简陋，1个步兵连只有3挺机枪，50多支汉阳造步枪，而且残缺不全，有的用麻绳系着机柄，以防失落，但我们英勇不屈，与日军奋力拼搏。日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紧密配合下，猛烈进攻。战场上尸体遍地，有的树上都挂着残肢断臂。一位姓何的营长，子弹打完了，就用大刀杀敌，最后英勇牺牲。血战七昼夜，4个团长阵亡2个；14个营长伤亡13名；战斗结束后，全军5000人仅剩600人左右。

● 熊新民(时任第36师212团团长)

部队转移到江湾之后，进入防御阶段。敌人屡次向复旦大学图书馆我阵地进攻，都被我击退。有一次，3辆日军坦克和步兵列成“品”字形向我阵地扑来，我一见情势紧迫，不知不觉地口里念叨着“糟了！”声音刚落，趴在我旁边的一个高大个子的士兵，

立即在散兵壕内站起来，对着他近旁的2个士兵说：“赶快给我把这些手榴弹捆在腰里。”只见那个士兵用绑腿把他们的手榴弹一齐捆上，他爬出战壕，越过铁丝网等障碍物，向敌坦克滚过去，骤闻“轰”的一声巨响，但见敌人的1辆坦克斜瘫着不动了，后面的坦克调头逃跑，我守军向逃敌放了一阵枪，敌人逃得无影无踪。我问轰炸坦克的人是谁？士兵们说：“这是我们的副班长。”

● 冯玉祥(时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

上海的战场，在一百里以外看，半边天都是红的，远远地听见炮声昼夜不停。

我们的队伍每天一师一师地、两师两师地加入前线，有的师上去之后，3个钟头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了5个钟头，就死了三分之二。有许多人说，这个战场就是个大烘炉，填进去就熔化了。

● 陈德松(时为第88师262旅524团1营士兵，参加四行仓库战斗)

10月29日晚上10时左右，有一位名叫刘惠敏的女童子军冒着生命危险过河，把一面国旗送给我们。

翌日黎明4时，团长命令我和段海青等人，把国旗插在四行仓库6楼顶。当日军发现这面国旗时，便疯狂地发起第7次进攻，并用机枪向国旗猛烈扫射。这时，谢团长向大家喊话：“兄弟们！你们要和国旗共存亡，誓死不投降，狠狠消灭敌人！”在苏州河南岸大楼顶上，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观战，他们挥动着帽子、手中向我们呼喊、致意，还把日军集结地点、行动情况用黑板写报告给我们。日军进攻持续到下午2时，遗尸数百，一无所获。我们虽困守四行仓库，但受到国内、国际的关注和尊敬，当时有人编了一首《歌八百壮士》，隔河高歌，我们同声合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宁愿死，不投降，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炮火中飘荡！飘荡！”

本报记者 王欣 整理

(资料来源：杨克林、曹红编著《同盟国的胜利——抗日战争图志》 杨克林、孙金媛1994年部分采访录音)